

# 社交媒体视域下 Z 世代婚育观念的规划与矛盾

骆潇蔓 吴钧昊

**[摘要]** 近年来青年对婚姻和生育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社交媒体上更是呈现出“婚育疏离”与“婚育否定”观念盛行的图景。研究抓取了2015年11月全面两孩政策公布后至2024年3月期间Z世代以“结婚”“生孩子”为关键词发布的新浪微博数据，结果表明：浪漫爱、现实婚、风险预判与时间焦虑是Z世代婚育话题讨论的关键内容，体现出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并存及工具理性主导的损失规避，在合理规划的话语外观下陷于精神内耗；三孩政策实施时点后话语表达更趋于理性和现实，男性青年受困于经济与物质问题，女性青年受制于家庭纽带与社会关系的压力。基于此，研究提出了为青年减负松绑、消减功利主义价值观负面影响、避免婚育“性别规范”造成进一步性别对立、削弱社会时钟压迫感等建议。

**[关键词]** Z世代；婚育观念；社交媒体；生育政策；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5）06-0045-14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25.06.004

## 一、引言

老龄化叠加少子化国情下，青年人的婚育情况逐渐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各界的探讨已屡见不鲜。目前，我国婚姻与生育的变迁部分契合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征，表现为极低生育率与初婚初育年龄推后等。2024年，上海市结婚登记男性平均年龄34.9岁、女性34岁<sup>[1]</sup>，平均初育年龄为31.81岁，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已到0.72的极低值<sup>[2]</sup>。相伴而生的是青年婚育观念的嬗变，比起曾经“养儿防老”的传统，他们的婚育意愿越来越消极。逐渐步入职场与社会的“Z世代”（Generation Z）则是青年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代人，作为未来推动社会生育最具活力的生力军，研究Z世代婚育观念的态势具有必要性。

已有研究指出，青年婚育观念发生了由多子多福向少生优生、由重男轻女转向生男生女

---

**作者简介：**骆潇蔓，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吴钧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

都一样、由财富和宗族延续转向精神满足<sup>[3]</sup>、从男主外女主内转向夫妻平权的变化，有强调自主选择<sup>[4]</sup>、关注婚育与事业平衡等特征<sup>[5]</sup>，还伴随了“相伴式同居”“丁克”“同性伴侣”等新家庭样态和新婚育观念的出现<sup>[6]</sup>。然而，既往研究存在一定不足：一是多数研究仍从传统—现代转变的视角展开对婚育观念内容的分析，导致最终得出的研究结论大同小异。事实上受现代化因素影响的家庭结构、规模和功能的变迁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存在已久<sup>[7]</sup>，这种相对宏观的研究视角可能无法精准凸显当前Z世代婚育观念的时代特征。二是该领域研究多从女性视角出发，少有体现两性或从男性视角分析婚育观念的变化，这可能源于女性在婚育过程中的具身性体验更多、受困于风险性因素更高、特定领域研究范式等原因，从实践而言，男性同样是参与婚育事件的重要成员，女性婚育意愿不仅出自个体，还取决于伴侣所提供的各层面支持的程度，性别相反亦然，单一的视角将会使得研究对象与所得结论有失偏颇。三是研究往往通过问卷等传统调查方式展开对青年婚育观念资料的收集，但受制于问卷问题与选项的局限性、访谈时间与内容的有限性、研究者偏差等，在反映青年真实婚育观念的内部效度方面有进一步优化空间。因此本研究期望突破既往研究的视角与向度，不事先预设或判断，基于两性角度了解最真实的Z世代婚育观念。

对于Z世代来说，社交媒体已成为其分享意见观点、构建自我认知的重要途径。横向对比中国各大社媒，小红书平台用户男女比例（3:7）不够均衡<sup>[8]</sup>，抖音较为低龄化<sup>[9]</sup>，新浪微博则拥有更高的“月活”（Monthly Active Users）<sup>[10]</sup>、较高的影响力及更强的开放性。近年来，新浪微博逐渐成为Z世代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深刻影响着他们对社会议题的态度。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为Z世代提供了表达自我、参与公共讨论的空间，同时也成为他们形成群体归属感的重要途径。有鉴于此，采集微博数据更能够揭示Z世代的真实观点，本研究将通过分析社交媒体视域下Z世代围绕婚育话题发表的博文，为了解青年婚育观念与制定生育支持政策提供参考。

##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从狭义而言，婚育观念（或婚育观）通常是个体观念在婚恋和生育两个问题上的集中体现，广义上，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人们对于恋爱、两性关系、婚姻家庭及生育问题的基本看法与根本态度<sup>[11]</sup>。婚育观念可在定量研究中被操作化为未婚群体的理想结婚年龄、是否想结婚与对“结婚比单身幸福”这一观念的认同程度等变量<sup>[12]</sup>，以及理想婚龄、育龄、初婚初育间隔、子女数和意愿生育子女的性别偏好等指标<sup>[13]</sup>，质性研究中婚育观念又指向被访“先婚后育”或“先育后婚”的观念等<sup>[14]</sup>。

Z世代青年在观念方面具有显著的特殊性，他们具有佛系、躺平与内卷并存的多重矛盾性社会心态特征<sup>[15]</sup>。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Z世代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家庭“先赋性”资本<sup>[16]</sup>，在责任承担与道德推脱层面亦表现得更加放任与随意，有个人主义的极化趋势。

在婚育观念上，有研究指出“不敢生”“不想生”等群体形成的成因或是由于生养育成本高昂的经济考量<sup>[17]</sup>，反之亦会由于稳定的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与隔代育儿照料提供产生促进效应。在文化层面，Z世代婚育观念的变迁受到后现代性如女性主义、个体主义、社会性

别等等文化驱动<sup>[18]</sup>，还受物质主义价值观蔓延等因素影响。可见Z世代的婚育观念具有显著的独特性，根植于这代人所生活社会中的结构性因素，亦可能取决于中观群体与家庭、微观个体等建构性因素，体现出明显的同代人特征。目前，已有关于Z世代婚育观念的研究多以各层次指标对观念进行概括，而未能深入到具体内容层面，本文将不局限于问卷中的变量设置，期望更深入地了解Z世代婚育观念的具体情况。

### 1. 社交媒体与Z世代的婚育观念

“95后”和“00后”青年群体成长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相比其他群体，数字资本（Digital Capital）已成为丰富其现实生活的关键资源之一，Z世代的思维方式、话语逻辑以及心理特征深受各类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在社交媒体发展壮大的背景下，网络舆论中的不同声音都可能成为推动Z世代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要素，各种矛盾情绪亦会影响Z世代社会心态的形成。

众多学者发现，社交媒体上关于各种社会议题的讨论对用户的现实生活态度和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有研究证实了社交媒体上的情绪传染效应<sup>[19]</sup>，亦有学者揭示了社交媒体对政治态度极化的影响<sup>[20]</sup>，这些发现强调了研究社交媒体视域下观念变迁的重要性，并促使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婚育等重要社会话题。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原本局限于私人领域的婚育话题逐步进入公共领域，从传统媒体和电视媒介的讨论发展到今天人们普遍使用和广泛参与的社交媒体中。有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将显著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互联网的前卫信息传播会改变人们的传统婚育观念，社交和娱乐活动会对现实生活中的亲密行为产生替代效应<sup>[21]</sup>。但目前学界对微博这一平台的婚育话题讨论仍缺乏深入研究，鉴于微博在Z世代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填补这一研究空白对于全面理解当代年轻人的婚育态度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

RQ1：Z世代微博用户有关婚育的微博文本，在议题和语义网络等方面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 2. 生育政策与Z世代社交媒体婚育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计划生育的综合措施是旨在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都在通过生育政策对人口规模进行调控，近年的生育政策则因生育率走低的现实情况而调整为以支持和鼓励生育为导向，有研究表明，我国“全面两孩”政策的颁布实施使时期生育率短暂回升，但随着“90后”人群进入婚育年龄，出于人口规模本身的下降与更加明显的婚姻推迟，“两孩政策”效应消退后生育率又出现了剧烈下降<sup>[22]</sup>。西方与东亚国家在生育政策方面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但至今未有一个国家的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或以上，仍有许多国家深陷低于1.50的“低生育率陷阱”。

有学者指出，制度以话语的形式形塑着人们对观念的认知，文化则随着新的政策的施行被重构，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许多家庭的生育选择，引导了中国社会婚育观念的变迁<sup>[23]</sup>。而对于Z世代青年这一特定群体，他们渴望“自由”与“舒适”，因此在面对社会规范对自我的要求时可能会将其看作对个人生活的“粗暴干涉”<sup>[24]</sup>，对外部巨大社会压力采取消极反抗策略。当前学界多研究生育政策与生育率之间关系，但极少有人讨论生育政策是否会使

社交媒体上有关婚育的探讨与公众舆论发生变化，多数是将三孩政策作为舆情话题的对象本身进行研究<sup>[25-26]</sup>，而非将它作为一个影响因素进行考量。鉴于三孩政策出台即将5年的时代背景与社交媒体对Z世代的重要性，提出第二个研究问题：

RQ2：“三孩政策”实施前后，Z世代微博用户有关婚育的微博文本在语义特征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存在怎样的差异？

### 3. 性别与Z世代社交媒体婚育观念

婚育观念与社会性别离不开关系，不同性别的青年往往持有不同的婚育观念。如美国高收入女性离婚概率更高、再婚可能性更低，且更可能选择不生育；而高收入男性则更可能结婚、更可能生育小孩、更少离婚，即使离婚也更可能再婚<sup>[27]</sup>。再加，基于传统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待，爱沙尼亚的男性通常认为经济能力稳定后才能进入婚姻，因此男性倾向于推迟婚姻以避免经济负担，使得男性的初婚年龄高于女性，但男性的终身未婚率低于女性<sup>[28]</sup>。

可见，男性比起女性对婚育的态度往往更加积极，已有研究揭示了女性在婚育中可能存在的身体伤害（妊娠并发症等）<sup>[29]</sup>、心理问题（如产后抑郁症、怀孕/产前/分娩恐惧症等）<sup>[30]</sup>、母职惩罚<sup>[31]</sup>等形成此现象的致因。在性别议题的发展过程中，部分还呈现出了较为极端的情况，如引发数以万计女性参与的集会和抗议运动的韩国4B思潮<sup>①</sup>，我国社交媒体上亦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公开表达对生育的恐惧情绪。也正是因为如此，目前有关文献更多从女性角度出发，少有从两性或男性视角研究婚育观念的形成和变化。但从家庭和谐与性别平等角度来说，男性在婚育事件中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男性践行父职角色、履行父职功能本就是男性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忽视男性群体可能进一步导致性别对立、父职缺席与“性别化归责”<sup>[32]</sup>的合理化，所以，考察社交媒体上Z世代男青年的婚育观念具有必要性。在婚姻匹配中，经历几千年三纲五常教化的中国社会受到习俗的深度影响，男性被期望承担更多“养家”责任，亦有研究揭示了农村男性人口婚姻挤压导致的婚姻成本攀升等不良后果<sup>[33]</sup>，可见经济因素是构成男性青年婚育观念的重要方面，值得进一步关注。在此提出第三个研究问题：

RQ3：不同性别（男性/女性）的Z世代微博用户，有关婚育的微博文本在语义特征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存在怎样的差异？

## 三、数据与方法

### （一）数据采集与清洗

#### 1. 主题选取

国内已有研究在对青年婚育观念关键词和话题的选择上较为偏颇，如“恐育”“生育恐惧”<sup>[34]</sup>“为什么现在的女孩子都怕生孩子？”<sup>[35]</sup>“丁克”“堕胎”“避孕”“人工流产”<sup>[21]</sup>，这些主题都太过特定和偏颇，会将话语主体直接锁定在婚育否定群体上，使得数据的收集缺乏全面性。婚育观念主要表现在对结婚、生育这两个关键问题的偏好上，因此本研究选择“结

<sup>①</sup> 韩国“4B”思潮是韩国女性反婚反育思想与观念的缩影，“4B”主要是指拒绝异性婚姻(bihon)、拒绝生育(bichulsan)、拒绝约会(biyeonae)、拒绝异性性关系(bisekseu)的四个“不”倡议。

婚”“生孩子”两个相对客观中立的词汇作为话语的主题，确保所用数据准确对应研究主题，并更广泛地收集 Z 世代有关结婚生育的话语表达。

## 2. 数据采集与清洗

研究者基于 Python 中的 Selenium 与 Request 库设计了本次的爬虫程序。程序以“结婚”“生孩子”为关键词在网页端微博高级搜索中进行检索。研究者将单次搜索设为最小间隔 1 小时，遍历了自 2015 年 11 月（全面两孩政策公布后）至 2024 年 3 月内发布的全部博文，基于每条博文自带 ID 的唯一性，清除由于程序偶然故障所采集的重复项，同时确保中途并没有出现采集遗漏。之后，研究者筛选出出生时间在 1995~2005 年之间微博用户的微博，共获取微博文本共 120109 篇。每篇博文包括发布日期与时间，发布用户的昵称 ID、粉丝数、关注数、ID 等。

随后，研究者又基于博文内容进行筛选，筛选遵循以下三方面原则：第一，清洗客户端来自明星“超话”<sup>①</sup>的博文；第二，清洗博文内容包含国内外明星名字的博文，这些微博内容是微博用户对于明星私人生活的娱乐性讨论，对于本研究意义不大；第三，清洗博文内容包含“推文”“晋江”等关键词的博文，这些微博同样会包含“结婚”“生孩子”的内容，但文本是网络小说节选，其叙事内容与本研究主题无关。最终，研究者保留 81412 篇博文作为本研究的样本集。

## （二）研究方法

### 1. 主题聚类

研究者使用 Python 中的中文分词程序 Jieba 对采集文本进行分词，研究者考察了博文具体内容后，保留了“二孩”“三孩”等话题特色词组。并综合使用百度停用词表与文本中的无效词作为停用词，以此为标准去除无效词汇。本研究使用的主题建模方法为非监督机器学习算法中的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隐含狄利克雷分布）算法，基于 Sklearn 库的 LDA 算法设计了本研究使用代码。

### 2. 语义网络分析

研究者使用语义网络辅助发现样本集中报道内容、话语特征与情感倾向的差异，借其生成认知概念的地图，进而赋予概念意义，并通过联结最终理解每个概念。研究者使用 Python 编写程序，选取文本特定时间段内出现频次前 60~80 位的单词构成词与词之间的共现矩阵，将其导入数据可视化软件 Gephi 中，计算单词的度中心性、加权度、聚类关系等属性，通过 Force Atlas 等力引导布局，以单词与单词间的距离与分布状态分析词性关系。

## 四、研究发现

### （一）Z 世代对婚育话题的关注度：微博数量波动上升

根据爬取结果，2016 年至 2018 年初，微博数量保持在低水平小幅波动的状态；2018 年中至 2020 年，数量出现明显上升，在 2018 年底达到显著峰值（1085 条）；2020 年至 2022 年初则呈现波动态势，在有明显的高峰（1125 条）同时也出现了部分低谷（508 条）；2022 年中至 2024 年，微博数量增长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和持续，尤其是 2023 年后半年到 2024 年初，

<sup>①</sup>“超话”即新浪微博平台关于娱乐圈明星的探讨社区。

增长速度显著加快，达到顶峰（1979条）。可见，Z世代微博用户对婚育话题的关注度在近年来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最近两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 （二）Z世代婚育观念的关键要素：浪漫爱、现实婚、风险预判与时间焦虑

通过主题建模分析挖掘主题博文的内容特征，我们清洗出了与研究无关的关键词，并对部分同义关键词进行了合并，总体来说，Z世代微博用户在探讨婚育话题时，会涉及“要素与条件”“判断与行为”“人物与角色”以及“时间与规划”四类主题。

表1 各主题关键词

要素与条件		判断与行为		人物与角色		时间与规划	
爱	证	一起	分手	自己	对方	年	一辈子
生活	婚后	为了	回家	我们	关系	现在	永远
幸福	彩礼	为什么	怀孕	他们	妻子	岁	未来
离婚	花	希望	祝福	个人	女儿	一直	终于
婚礼	房子	买	努力	大家	儿子	等	第一次
工作	快乐	嫁	打	父母	新娘	以后	经历
人生	样子	遇到	照顾	朋友	家人	该	婚前
问题	想法	一定要	玩	别人	姐姐	时间	毕业
家庭	能力	单身	住	一个人	年轻人	准备	计划
钱	车	愿意	出轨	老公	婆婆	年龄	几年

注：表中各主题关键词排序以出现频次高低为序

### 1. “要素与条件”主题

“浪漫爱”与“现实婚”相依共存是这个主题的特征。“爱”（7296）是出现次数最高的关键词，有用户说“愿所有婚姻都不是因为合适，而是因为彼此相爱”，与此相似的还有“幸福”（4995）、“快乐”（1868）等，又有某用户提到“这个月我参加了五场朋友的婚礼，看着他们一对一对牵着彼此的手满脸幸福地踏入婚姻殿堂”，可见Z世代对浪漫关系有所期待，将爱情、幸福与情绪价值等看作婚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印证了几十年婚姻意义的转变，即传宗接代意义的淡化，年轻人更加强调婚姻和生育是基于个体意义上的价值<sup>[36]</sup>；“生活”（6718）、“工作”（4329）、“人生”（3876）、“家庭”（3652）等贴近生活，具有现实意味的关键词亦高频出现，此外还有“钱”（3079）、“彩礼”（2387）、“花”（2121，多接续“花钱”等词）、“房子”（1961）、“能力”（1429）、“车”（1406）等与物质、经济条件相关的词，虽频次并非最高，但这些关键词占据了此主题高频词的大量比重，有用户说“社会不卷、房价合理、教育公平、就业公平、看得起大病，才会考虑生孩子，否则自己苦孩子跟着苦，人只活一次何必自讨苦吃呢”，可见现实与物质因素是Z世代婚育话语表达的重要组成，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们更现实与趋利的婚育观念；值得注意的是，“离婚”（4887）作为与结婚相对的婚姻关系终止方式之一也出现在高频关键词中，有用户发表这样

的微博“我好怕被人骗被家暴被杀了，不结婚还能跑，结了婚就绑定了……想离婚对方不同意”，与此相似的关键词还有“问题”（3734）等。总的来说，爱与情感无疑是组成Z世代婚育观念的首要因素，但冗杂的现实在话题探讨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且还在这些探讨中展现出了对婚姻潜在风险的清醒认知。

### 2. “判断与行为”主题

这一主题更多反映了Z世代个人意愿的表达与对婚育显著的悲观和焦虑情绪。“一起”（4785）是出现次数最高的关键词，微博用户谈及“一起”的对象往往是指完成婚育事件的对方或孩子本身，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核心家庭”成员在婚育事件中的首要地位，如某用户说“生活是自己的，要不要谈恋爱结婚生孩子，选择什么工作过怎样的人生和谁一起都自己选吧”，又如一用户提到“结婚生孩子难熬不说，经济条件差了我自己倒没事难道要孩子跟我一起吃苦吗”；“为了”（4735）、“为什么”（4486）“、希望”（4432）、“一定要”（2655）、“愿意”（2211）等带有较强判断与目的意义的关键词也高频出现，体现Z世代极为注重个人偏好，婚育决策必须建立在意愿考量和目的思考的基础之上；与要素与条件主题一样，此主题也出现了体现婚育风险的关键词，如“单身”（2295）、“分手”（2192）、“出轨”（1489）等，如某用户说“自己单身多好，不用生孩子不用伺候人，赚了钱自己可以想怎么浪就怎么浪”，甚至有用户表示“想出轨就不要结婚不要找女朋友直接找‘炮友’就行”。这些对目的纯粹、规则简化、随时可以终止与退出的独立生活或亲密关系建立的设想，都是近年来被催生的适应都市生活的“浅缘社会”行为，我们发现Z世代的婚育期待弱化，比起肯定，他们更倾向于设想不好的结果，在尚未进入婚姻、体验生育的情境下事先否定，并进行更符合自身价值观的日常生活想象。

### 3. “人物与角色”主题

这一主题主要由自我、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成员与再生家庭（Family of Procreation）成员构成。具体而言，“自己”（15591）和“我们”（9533）是频数最高的词汇，如某用户表示“我一直自诩支持自由，一直认为是否结婚只是一种选择，我自己目前来讲也是不婚主义者，但是当我接触到四十岁仍未结婚的人，我的第一反应还是‘怎么会’”，又如有用户说“昨天叔叔说我们两个订婚的时候突然觉得我真的已经不小了啊。可是谈结婚还太早了吧，还是想多玩几年”，这些以自身体验为主的表达与前个主题共通，都印证出了Z世代对个体意识的强调；原生家庭成员层面，讨论主要围绕他们在个人婚育决策中所起的作用展开，主要有“父母”（4417）、“家人”（1612），如有用户提到“有人说我父母怎么同意我跟毛子结婚，我不是很听父母管的人，我喜欢自己选择”；再生家庭成员层面，则更多以诉说负面情绪展开，有“老公”（3605）、“女儿”（2591）、“儿子”（2211）、“婆婆”（1262），如有用户说“那种结婚后婆婆把儿媳的猫狗弄死/弄走的，其实她不仅仅是讨厌猫狗，主要还是看不上儿媳”；此外，家庭外角色的关键性也在微博相关话题讨论中凸显出来，如“朋友”（3915）频次仅次于“父母”（4417），有用户提到“认真观察了我周边结婚生子的朋友，没有一家能让我羡慕的”，可见青年的婚育观念亦受到同辈影响，朋友是便于进行横向对比的首要对象，这一代人在规划婚育时，不断权衡个人追求与家庭成员期待以及社会规范之间的张力。

#### 4. “时间与规划”主题

在数据采集中我们发现了一类具有同质性特色的主题，这些关键词不仅反映了Z世代的“时间焦虑”，还展示着他们对“社会时钟”的服从或对抗。其中，“年”（8501）是最高频次出现的词语，例如有微博用户提到“时间过得越来越快，每一年都比上一年短。那些我以为自己永远遇不上的工作恋爱结婚生子，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已经被它们裹挟着往前走去”；其次是“现在”（8040）、“岁”（6415），如微博用户说道“妈妈说你们25岁以上是最难找对象的，现在这个年纪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那些22岁左右糊里糊涂有孩子就结婚的也就迁就一辈子了”；除此之外，还有“该”（3840）、“准备”（2502）、“未来”（1805），“计划”（1254）等展望性关键词，还有涉及“婚前”（1406），“毕业”（1295）等表述，展现了Z世代所处“社会时钟”的时间节点，关乎着这一群体在成长历程中已经历、正经历和未来要经历的人生阶段，而这些都将深刻影响到他们的婚育观念，显示了Z世代主动规划时间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时间焦虑的双重感受。如有用户表达“她完全可以大学毕业时申请出国留学，不要结婚，‘润’到理想国再结婚”，还有说道“虽然26岁，但感觉不嫁给爱情，有点不甘心！如果不是因为家人的催促和外界压力，我宁可选择单身一辈子。”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Z世代对时间的关注不仅反映了个体成长的自然节奏、对自主选择的向往，也凸显了社会期待对他们的强烈塑造，既是对外部压力的回应，也是内在自我价值探索的结果。总的来看，Z世代对“时间与规划”的探讨，不仅是个体生活经验的流露，更是时代变迁中一代人心态的缩影。

#### （三）Z世代在“三孩政策”出台前后婚育讨论的变化：从情感褪色到理性加持

随后，我们再进行语义网络分析。限定出现次数大于1000次的文本高频关键词，以文本共现作为依据，通过对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临近中心性与聚类算法的计算，获得图1、2的以关键词作为网络节点的Z世代微博用户语义网络。每个圆形节点代表微博文本中的关键词，节点越大，就意味着该关键词越处于整个网络的中心位置，说明在网络图谱中的重要性越高；节点之间的连接线表示关键词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两个关键词之间的连接线越粗，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越密切，一个关键词上的连接线越多，就意味着该关键词在网络中的影响力越大，反之则联系较为薄弱，在网络中较为边缘化；另外在Gephi的Force Atlas布局算法中，话语之间的关联性越弱，互相的斥力就越大，关键词之间的距离就越远，因此也能够通过网络中关键词分布的松散和紧密程度观测用户话语表达内容的关联性。如图1所示，观察并结合矩阵的具体共现频次，我们发现了三孩政策实施前与三孩政策实施后微博用户语义网络的共性和不同点。

在共通点方面，三孩政策实施前后，个人意愿与个体需求始终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自己”与“要”这两个关键词都紧邻在“结婚”关键词旁，可见自2015年底至今，Z世代微博用户对婚育的讨论大多围绕着自身展开，他们更乐于在社交媒体上以第一人称进行公开表达。这表明Z世代对婚育话题的关注更多地以个体为核心，无论是表达对婚育的期待还是抗拒，他们都倾向于从自身出发，强调个人需求与选择。

在个性方面，三孩政策出台前后部分关键词的共现关系发生了变化，较明显的是“浪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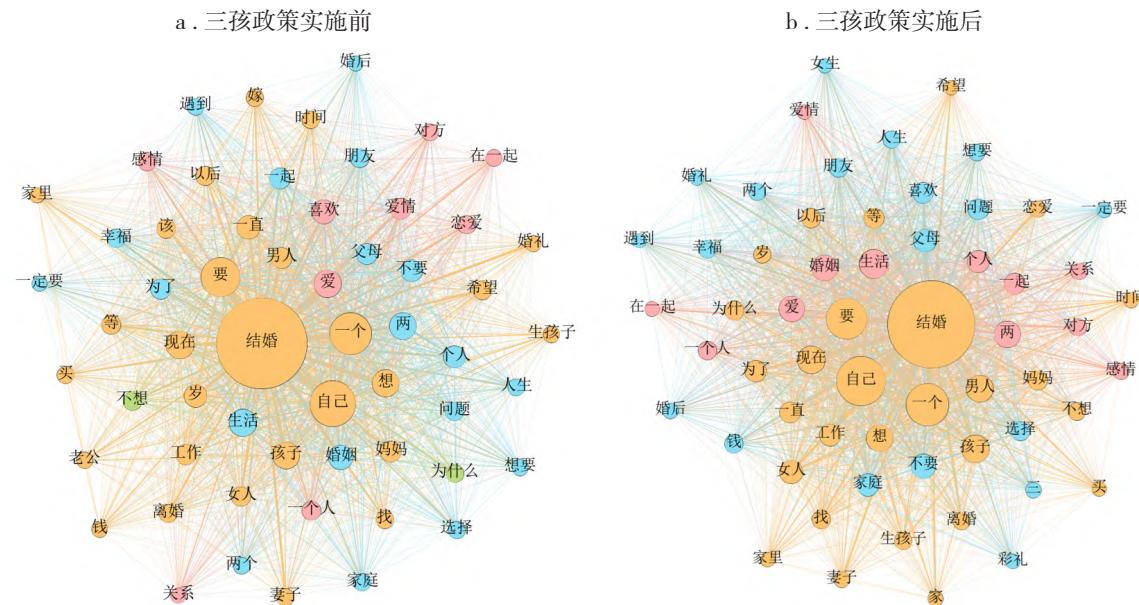


图1 Z世代微博用户在三孩政策出台前后的婚育话题语义网络

“爱”元素在婚育讨论中逐渐缩减。在三孩政策出台前，“结婚”与“爱”（3737），“爱情”（3166），“幸福”（2448）高度共现，而在三孩政策出台后，“爱”（3240），“爱情”（1649），“幸福”（2320）等正面情感词出现频次均有所降低。对“孩子”的相关讨论也出现了变化，三孩政策出台前“孩子”与“爱情”（510），“希望”（567），“个人”（571）更多共现，而在三孩政策出台后，“爱情”（274），“希望”（400），“个人”（499）这些词汇的共现降低。

相反的是，家庭代际与对现实生活的考量开始逐步演变为更关键的因素。三孩政策出台前后，“孩子”和“工作”（前579—后664），“生活”（前762—后946），“家庭”（前473—后820），“父母”（前668—后902）等关键词的共现频率均出现了显著的上升，在Z世代的婚育观念中越来越重要，成为不可忽视的焦点；此外，“孩子”与“三”（前255—后327）的共现也在三孩政策出台后微博博文中明显增加，直接地反映了三孩政策对社交媒体婚育讨论的影响。

我们还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彩礼”一词作为特定文化传统中婚姻所带来的主要由男方及其家庭负担的礼仪和经济安排，在三孩政策出台后才开始作为高频词出现（图1 b.右下角），并与“结婚”（1402）关键词有较高共现。已有研究指出，当代青年是在固态小群体社会差序格局价值观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家庭是其行动的依据和意义根基，即使在个体化与现代化背景下，青年依旧在彩礼观念方面呈现出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之间的悬置或游移。如某微博用户说“问题是不收彩礼的女生一般自身条件就不错，她对彩礼没有要求，但是别的隐形要求只会更高，也会更看重配偶本身所以极大可能看不上你”。Z世代的婚育观念及对彩礼的看法依然保留着一些文化传统，这些观念可能不一定如同老一辈那般根深蒂固，但其作为“流程性仪式”或男方“经济实力证明”的存在，是暂时无法被摒弃的，且随着现代

社会工具理性对私人领域的逐步渗透，将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 (四) Z世代男性与女性的婚育讨论差异：受困于物质或拘泥于人际

图2展示了Z世代男性微博用户与女性微博用户的婚育观念的语义网络。结合共现矩阵，我们发现部分词汇的性别讨论有较大的差别。与三孩政策出台前后共现网络有所呼应的是，“彩礼”不仅是出现在三孩政策出台后微博博文中的关键词，亦是男性微博用户的特有高频词汇。除此之外还有“房子”（图2 x.右下角），仅在男性用户微博中与“结婚”（873）关键词高度共现，而在女性微博用户中该词汇出现频率不高。虽然共现频率比起其他词汇低，但作为独有词汇有效印证了微博探讨的性别特征。比如，一男性用户说“凡是歌颂以前的爱情纯粹，以前的时代多么多么好的，都是一些老××，因为现在女人都清醒了，没房子没车没钱，女人不会跟你结婚生娃”。可见，物质和经济资本仍在婚姻中被视为男性责任的重要负担，与传统家庭模式中男方作为“家庭支柱”的角色期望相一致。Z世代男性微博用户在提及这些话题时表露了负面情绪，表现出Z世代男青年在婚姻中面临的现实压力，亦反映了其内心对“社会规范”的无声抗争。这一现象折射出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在现代婚育议题上的延续，男性用户对物质性话题的提及，不仅表明经济条件构成了男性婚育观念中的关键地位，也暗示了男性在婚育市场中面临的结构性压力，进一步地，这种困境还可能加深他们对婚姻的焦虑和排斥，并强化某种性别对立的叙事。

相比之下，女性用户则更多提及与人物角色与人际关系相关的关键词。如女性微博用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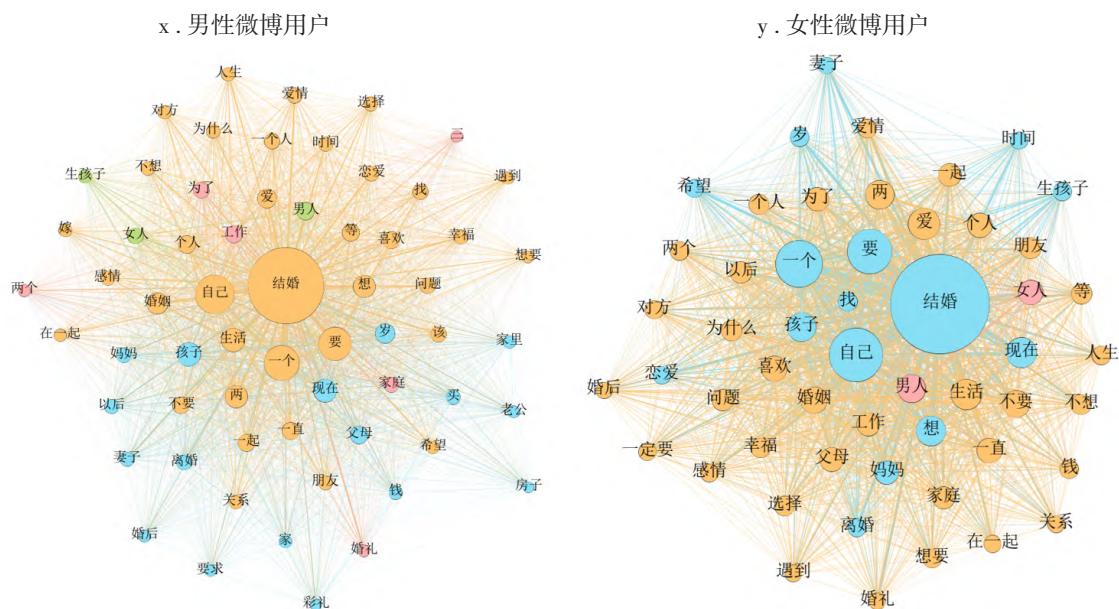


图2 Z世代男性与女性微博用户的婚育话题语义网络

“父母”与“结婚”（女2344—男1805）、“孩子”（女913—男657）、“妈妈”与“结婚”（女3008—男1696）、“孩子”（女1118—男690）关键词的共现显著高于男性，“朋友”（女2361—男1418）也与“结婚”高度共现。这表明，女性在婚育问题上更加需要家庭纽带与社会关系网络所带来的支持，且性别角色在Z世代女青年婚育观念中起到了深远的影

响。同龄女性朋友亦会作为女青年自身的参照对象，对其婚育观念及决策的变化发挥作用。如某女性微博用户说“我朋友 28 号结婚，另外一个朋友 30 号结婚，怎么全世界都要结婚”，又如“本科关系最好的舍友结婚了，另一对本科朋友也结婚了，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通过对朋友婚姻状态的观察，她们可能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同时也在无形中加深了对自身婚育规划的思考。这种“参照效应”也暗示了她们对追求个体幸福的渴望，既包含对传统家庭女性角色的无奈认同，也夹杂着对外部压力的适应与部分反抗。

我们还发现，Z 世代女性还会在婚育中更多关注对时间的考量。“现在”（女 4469—男 2953）、“一直”（女 2871—男 1849）、“以后”（女 2655—男 1493）等时间性词汇与“结婚”的共现，其中 Z 世代女性微博用户要显著高于男性，且“永远”只在女性高频词中出现，作为 Z 世代女性微博用户的独有高频词汇，与“结婚”（1206）关键词有较高共现。“永远”作为一种表示时间上没有终结、持续到无限未来状态的词汇，通常具有很强的情感色彩。如某女性用户说“我希望你对于感情、家庭，仍旧要抱有期待和幻想，要像他明天就会来那样期待，也要像他永远不会来那样生活”。Z 世代女性微博用户对“永远”相关的话题的讨论呈现一种较为理想化的设想与憧憬，正如男女微博用户对“爱”（女 4533—男 2444）与“婚姻”的共现差异，Z 世代女性在婚育层面仍然心存憧憬并相信爱，不同性别婚育话语呈现出了双面性色彩。

## 五、结论与讨论

根据对 Z 世代婚育话题相关博文的分析结果，回应研究问题 1，我们发现，与刻板印象中 Z 世代的叛逆形象和极端“恐婚恐育”的心态相悖，经济与物质因素、家庭内外的亲密关系，以及对时间资源的规划构成了社交媒体平台上 Z 世代婚育讨论的核心议题。在具体内容上，Z 世代并未摒弃婚育中的“浪漫爱”元素，然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他们的思维中并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辩证关系。Z 世代倾向于预设可能的负面结果，并做出惯常性的事先否定，这种思维模式似是他们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在婚育问题上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及焦虑不安的特征。正是因为 Z 世代对组建家庭的认同并非来源于“家庭主义”文化层面，而更多是基于工具理性与务实角度对生活质量的高度预期，甚至可以说是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功利主义与机械主义色彩，即“用主人的工具永远无法拆掉主人的房子”<sup>①</sup>，一种不彻底的观念“解放”导致了他们在婚育事件中的踟蹰、游移，形成了当前社交媒体上矛盾的婚育话语表达。我们认为，虽然“现实婚”的诸多元素出现在微博平台 Z 世代的婚育话题中，但它更多显现了一种深刻的内心挣扎与精神内耗，这种内耗不仅表现为对婚育决策的反复思量与焦虑，还体现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使 Z 世代在“尘埃未定”之时陷入自我质疑与矛盾之中，难以做出明确且坚定的选择。

此外，三孩政策与不同性别都对 Z 时代的婚育讨论存在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语义网络，

<sup>①</sup> 来源于奥黛丽·洛德的评论文章《主人的工具永远无法拆掉主人的房子》(The Master's Tools Will Never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主要是讲“用种族主义父权制的工具来检验父权制的成果，是没有用的”。

回答了本研究的研究问题2和研究问题3。三孩政策出台前后，Z世代的婚育观念呈现出更加合乎理性的趋势；Z世代女性更倾向于提及他人角色，在婚育事件中受到家庭成员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Z世代男性则表现出对物质和经济问题的高度关注，并在话语上对其面临的压力有所抱怨和不满，流露出对经济条件期望的抵触，体现出男青年在经济负担与家庭责任的双重压力下，面对性别化的“社会规范”和“传统习俗”与其个人意愿之间的冲突。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我们尝试以更好理解Z时代男女青年的婚育观念，为其创造更友好、更具适配性的婚育环境为锚点，提出以下建议。

### （一）为Z世代青年减负：消减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负面影响

当前有关婚育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氛围呈现浮躁、焦虑与功利的现状，且生育政策在其中并没有起到显著的缓解作用。未来生育政策制定与调整的总体导向上应尊重Z世代个体及其家庭的选择。要明确的是，虽然婚育决策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具有政治性与紧迫性，但Z世代个人与所处家庭才是做出婚育决策的主体，倡导青年根据个体条件、家庭状况以及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判断自主地决定其生育，包括生育子女的数量、首次生产时间与生育间隔等，尊重Z世代注重自我的独特性，给予青年更大的自主选择权。

更长远地看，应摒弃狭隘的工具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重新审视并充分肯定家庭再生产活动的社会价值。在社会氛围方面，抑制过度的教育竞争，避免“密集型育儿”产生的不良影响，构建更为开放、包容的养育环境，以缓解Z世代对子女教育的过度焦虑。在政策执行层面，建议在基层政府部门（如街道、居委会）引入创新性的家庭劳动估值机制，如澳洲的“照顾者津贴”（Carer Payment）与日本的“陪护休假制度”等，建立类货币积分系统，对全职父母、照看隔代子女的祖辈等家庭照料者的贡献进行科学量化，并将其与社会福利待遇有机衔接，从而在制度层面肯定和激励家庭照料行为。

### （二）为Z世代男青年松绑：避免婚育“性别规范”造成进一步性别对立

过度注重男性在婚育中的经济条件，不仅加重了Z世代男青年的社会压力，还可能导致“嫁娶婚”观念的固化与相关行为盛行，引发潜在不良后果，进一步加重性别对立与性别不平等。应在文化、价值与社会认知层面进行多维度的调整和改革，倡导多元化、平等化的婚育观念，避免青年对婚育事件的工具化与单一化解读，强调情感联结、责任对等与和谐生活的价值。

社交媒体平台在报道婚育话题时，要摒弃性别刻板印象，呈现更加多元的男性和女性视角，促进对传统性别角色的重新审视和反思，减少性别化婚育规则对个体及其家庭选择的束缚，推动婚育观念现代化，创造性别平等而非对立的社会环境。通过理性看待“男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传统性别分工，减少经济负担对男性婚育决策的过度影响。要明确的是，婚育的意义应以亲密关系建立与情感陪伴为核心，而非仅依赖物质条件或社会期望，使社会成员意识到，男女都能在婚育决策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和选择权。

与此同时，可以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引领力量来发挥作用。如“家和万事兴”“琴瑟和鸣”等传统观念，强调家庭关系中夫妻双方相互支持、举案齐眉的重要性。可通过高等教育课程、青年培训和社会公益讲座等，帮助Z世代青年认识到婚育不仅是经济和责任的负担，更是人与人之间建立互助、互爱的情感纽带。

### (三) 为 Z 世代女青年释压：削弱“社会时钟”产生的强烈压迫感

Z 世代女性群体对婚育普遍持谨慎态度，这种趋势主要来源于女性所面临的社会时钟压迫与同辈压力，而其根源则来源于社会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待，传统家庭模式与女性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女性青年普遍面临时间焦虑问题。

因此，政府应制定更具包容性的生育政策，将性别平等作为核心价值立场和施策原则，并与女性就业政策、家庭政策有机衔接。在家庭外部，推行夫妻共享的育儿假制度，在职场晋升和考核中制定差异化的性别标准，利用互联网发展为女性提供多元化的就业选择；在家庭内部，推动家庭再生产活动责任的灵活分配，通过政府宣传和城市设施完善、社会氛围营造等手段鼓励男性更多参与育儿活动，强调中国传统“家”的价值和代际延续的意义，倡导责任意识、积极生命观念和家庭互助精神。此外，考虑到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征和医学技术进步，建议适度放宽辅助生育技术的使用限制，以满足特殊群体的生育需求，为女性创造更多选择空间。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但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基于“结婚”“生孩子”关键词所筛选出来的博文，在代表当代青年婚育观念层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次，微博用户信息的真实性仍有待考量，标明在 1995~2005 出生的微博用户不一定真实出生于此年限之中，属于 Z 世代青年的人也不一定会在微博平台标明自己的真实年龄，这些可能造成本研究数据收集的全面性与真实性受限；再次，本研究的考察对象仅包括微博平台用户，研究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论至其他平台和整体 Z 世代青年群体的话语表达仍有待检验，使得数据的适用性受到影响，以上不足有待进一步的拓展研究。

#### 参考文献

- [1] 上海市民政局 .2024 年上海婚姻登记数据新鲜出炉！[EB/OL].(2025-01-24) [2025-10-23].<https://mzj.sh.gov.cn/2025bsmz/20250124/b308f9daa6a841dea6bd71c6c46b0208.html>.
- [2]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上海市人口监测统计资料主要数据汇编 [EB/OL].(2025-02-26) [2025-10-23].<https://wsjkw.sh.gov.cn/tjsj2/20250226/56493f15c5a14146acf66af3c8b2f84.html>.
- [3] 王金营，胡沛琳，张龙飞 . 青年婚育观念转变及婚育友好文化塑造 [J]. 青年探索，2023 (6)： 5-16.
- [4] 张佳，朱秀杰 . 个体化视角下大学生的多元婚姻态度研究 [J]. 青年探索，2022 (3)： 91-100.
- [5] 茅倬彦，姬思敏，万琳琳 . 低生育率下当代大学生恋爱、婚姻与生育观念发展动向——基于全国 32282 份调查数据的分析 [J]. 青年探索，2024 (2)： 88-101.
- [6] 宋健，郑玉荣，张晓倩 . 中华传统婚育文化的继承与变革 [J]. 青年探索，2025 (2)： 23-32.
- [7] 彭希哲，胡湛 .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J]. 中国社会科学，2015 (12)： 113-132.
- [8] 千瓜 .2024 活跃用户研究报告（小红书平台）[EB/OL].(2024-04-10) [2025-05-31].<https://mp.weixin.qq.com/s/AigCvTm7B9muVQREmgOAqg>.
- [9] 杨斌艳，汤玉仪 . 未成年人网络流行文化风险 [M]. // 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4）. 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24.
- [10] 艾媒网 .2022 年度中国通讯社交类 APP 月活排行榜 TOP10 [EB/OL].(2023-02-08) [2025-05-31].<https://www.iimedia.cn/c880/91701.html>.
- [11] 王飞 . 当代青年的婚恋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17 ~ 34 岁年龄段的青年调查数据 [J]. 中国青年研究，2015 (7)： 73-76.
- [12] 於嘉 . 何以为家：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中国人的婚姻与生育 [J]. 妇女研究论丛，2022 (5)： 47-69.

- [13] 杨胜慧, 张现苓. 中国青年女性婚育行为及婚育观念的队列差异 [J]. 北京社会科学, 2023 (10): 95-106.
- [14] 张文军. 知变又知常: 观念是如何转型的? 基于浙东屿村婚育观念的考察 [J]. 社会, 2021 (2): 56-86.
- [15] 黎娟娟, 黎文华. Z世代大学生多重矛盾性社会心态解析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 (7): 104-110.
- [16] 黄建宏. 家庭背景与青年住房梦 [J]. 青年研究, 2018 (1): 23-33.
- [17] 陈友华, 孙永健. 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 认知偏误与政策偏差 [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 73-90.
- [18] 李建民. 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深层逻辑 [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1): 1-11.
- [19] KRAMER, A. D., GUILLORY, J. E., & HANCOCK, J. T. Experimental Evidence Of Massive-Scale Emotional Contagion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24): 8788-8790.
- [20] BAIL, C. A., ARGYLE, L. P., BROWN, T. W., et al. Exposure To Opposing Views on Social Media Can Increas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8 (37): 9216-9221.
- [21] 邱磊菊, 冯宜强, 史宇鹏, 等. 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 [J]. 人口研究, 2022 (3): 3-15.
- [22] 宋靓珺, 骆潇蔓. 人口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生育支持政策的偏离与矫治 [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 75-85.
- [23] 穆光宗. 生育文化的现代化和生育控制机制的转变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0 (3): 23-30.
- [24] 付宇, 李秀玲, 桂勇. 以己观世: 理解当代青年思想观念与社会心态 [J]. 青年探索, 2024 (1): 68-78.
- [25] 陈娟, 孙琪. 惠民公共政策出台缘何遭“冷遇”?——基于新浪微博平台三孩政策转发评论的数据分析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 70-75.
- [26] 孟凡思, 钟寒, 施水才, 等. 基于 SVM 和 CRF 的三孩政策舆情省份差异分析 [J].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2022 (10): 142-150.
- [27] HOPCROFT, R. L. High Income Men Have High Value as Long-Term Mates In The U.S.: Personal Income And The Probability of Marriage, Divorce, And Childbearing in The U.S [J].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21 (5): 409-417.
- [28] GORTFELDER, M. The Zenith Of The Malthusian Or Western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In Estonia. Ajalooline Ajakiri [J]. The Estonian Historical Journal, 2021, 177 (3/4): 133-167.
- [29] 冯银宏, 钱晶晶, 宋学军. 孕前体重指数、孕期体重增加与妊娠期并发症及妊娠结局的关系 [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21 (2): 92-96.
- [30] 吴苗, 唐文佩. 产后抑郁: 心态抑或病态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2 (3): 82-88.
- [31] 许琪. 从父职工资溢价到母职工资惩罚——生育对我国男女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其变动趋势研究(1989-2015) [J]. 社会学研究, 2021 (5): 1-24.
- [32] 郭戈. “丧偶式育儿”话语中的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 [J]. 北京社会科学, 2019 (10): 117-128.
- [33] 靳小怡, 段朱清, 孟阳, 等. 少女成家、老无所依? 性别失衡下的男性婚姻挤压与家庭发展风险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6): 164-177.
- [34] 杨洸, 王越. 威胁与效能: 社交媒体“生育恐惧”讨论的主题分析和影响因素研究 [J]. 新闻记者, 2023 (11): 83-94.
- [35] 万忆, 周景怡. 社交媒体中女性“恐育”情绪的感染扩散与社会治理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10): 55-67.
- [36] CHERLIN, A.J.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4 (4): 848-861.

责任编辑: 罗飞宁